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哲宗

紹聖元年閏四月

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未朔

辛未監察御史郭知

章爲殿中侍御史

卷百一

壬申復置提舉常平等官

長編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常平結絕

原注紹聖元年閏月二日復置提舉常平官編年備要云以陸師閔等二

鑑閏月復提舉常平左右相等官編年備要云以陸師閔等二

至三命陸師閔等太平治統類云戊寅新差提舉荆

南湖路常平茹東濟仍舊通判滄州言者論東濟

常路劉學私僞以示楊畏陵薄無行人所不齒也

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紀事本末卷九

祐元年七月辛酉司馬光請設十朝綱要玉海卷一百

申或請罷在初二日壬申

辛巳左司諫翟思言劉摯不葬其父長編卷四百六十

元祐六年十月

誣錄云言者論學好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劉殿
子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於是擊抗章辭位其後擊自
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冤劉安世爲其集序案擊罷相
非生此罷錄誤也家廟記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鄆州
時所作此罷錄有之要當求鄭雍楊畏等言章略加刪附
庶詳摯與蘇轍招致人言本末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一
月左司諫翟思摯言摯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未及此
癸未權發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
之年終未就緒而寬恤優剩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爲便
也望復熙甯舊法令民均納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
戶部看詳役法所紀事本末卷一百案文獻通考卷十
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
耶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
役有立值太重者役色之內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
給雇者苟詳爲裁值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歲四試從之

紀事本末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紀事本末卷百

乙酉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

廟廷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諡號以慰公議

詔所屬詳定以聞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

蘇州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

前爲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爲其用御史王慶基言軾詆

誣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家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

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

邪苟容望賜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

待制差知單州

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

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

案十朝綱要知英州在壬子日

按軾敢以

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

言憤其詆誣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

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

丙戌案二字據畢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

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紀事本末卷百一

治述疏類云劉拯言宣仁嘗謂宰相修實錄官每任

先朝曾責降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改追也是時權臣

擅政雖差鄧溫伯陸佃林范祖禹代之至于呂公著謂

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待之先帝怒其誣忠以脅君

側之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州公著提舉實錄日謂無

也令詞臣明言其故黜知穎州公著不以實輒移易增

此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書不以實輒移易增

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又言蘇

軾云宋史秦觀傳云紹聖初責以黨籍出通判杭州以

告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謂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循名辨

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寢已變亂請召有司應

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修官置局考

具合完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

所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

在五月壬寅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改官員編年備要云每歲母過百四十人宋史本紀

丙戌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宋史本紀復義倉在丙戌日續年譜要云除二廣外復

置之畢元續通鑑云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

稅一石出米五斗自來

癸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甯府紀事本末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宰相呂大防天資強

狠懷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黨附同惡相濟

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

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
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

紀事本末

爭宋編年資治通鑑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
服賀改元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
舍人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紹聖初彭器資自
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
學士兩入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爲州蓋成都故事須
用雜學士人皆權尚書眞侍郎皆止當待制也編年
要云時章惇欲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爲實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於是上官均言
汝礪行義高潔今雖除美職與藩郡其實疏之非所
以近正人也從汝礪堅辭行章累上或以爲慢當請
遠俟人不許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以都承召之命
未下而卒曹內翰彭吏部墓志云紹聖元年上初專
聽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人爭獻所聞
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言之
者於今則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
人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別也公曰陛下今所復
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宋史上官

均傳云章惇陰去異己者已出吏部尚書彭汝諧知
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
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南東刑獄

五月

案錢大昕朔閏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各專大經一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
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
爲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文獻通考卷三
十一云時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
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爲可行既而右正言鄒
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書非經也以後出題詆依
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詆依
舊法宋史上官均傳奏
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

辛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爲端明殿學

士充眞定州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

有是命

紀事本末百一
案費衮梁谿漫志卷一云元豐

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眞
定自是不除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以宦寺

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
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事如寒暑加人雖善生者
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罷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西戎之
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
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
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
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棄地
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高范純粹成之於外
故眾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暗不曉事妄議邊計
者至於趙高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傳會大
臣可謂挾奸罔上妄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
上以爲然

紀事本末
卷百一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以歷

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請廢興隆謂天地

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剗蕩前

美旣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

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爲牢不

可破之論乃降詔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如南北異郊

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之臣誣天

造命罪在不赦紀事本末卷百一
岳珂愧鄉錄卷三

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部二年

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
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爲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詔

開因大禮躬祭也示然實未嘗行又云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觀范純禮韓宗師王古并亮采常安民李綜主

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考翟思郭知
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虞策

蔡者也其談皆具是矣載以丁未祀周廟爲先廟後郊

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爲常爾至加力奏乞集議之日互

相詰難以盡眾心而祖禹選白大防以當朝廷酌其可
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遂併集議而罷

故商英之賦時論必以

爲稱首有以致之歟
戊午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復直龍圖閣知徐州長

卷四百二十八元祐四年丁酉傅堯俞朱光庭言邢恕

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句靈仙觀

復直龍圖閣知徐州又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

辛未論邢恕誣謗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

乙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諡伏

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

文願特詔兩省眾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于聖

裁而後有司頒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諡

選博士一員誤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己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

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甯舊敕施行

紀事本末卷一百案太平治迹統類云曾布具劄子言
毀廢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
次第講究增損施行而國論未嘗及又言政事非得人
不能舉若但以私愛憎喜怒則人才必難進今既不能
公選人才則政事何從而舉若不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
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
上所置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然成書方上而議論無
所折衷蔡京王石忠侍從之選然兩人所見多不同執
政又未通曉其官屬日相紛爭取議恐未易了昨初降
役法但未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則已曲盡及章惇欲
立異本令去年秋科納錢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百餘
皆放天邵令候今年放錢只失此兩科役人百餘
萬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於人情
者元祐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使今若不行必有不便於人
以異編年備要云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獎王安石主
僱司馬光主差范純仁蘇轍俱光門下士亦以純仁等
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純仁等
賢否不同然悉聰明曉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以論甚
各不私其所以害如役法則熙甯初以雇役代差役講
不詳行之一日速故後有獎今復差役以雇役代差役
請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
停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
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

五

停入相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爲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寧之送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之

送諸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明三才圖會

年資通鑑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詔

生年

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明年願帝立詔備論

蘭詩
渥泥
法不
馬賦
賦之
類章
易表
如休
韓愈
元王
和服
聖德
詩柳
宗白
元蛇
平幽

蘭泥

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

淮夷之類歲如錫維官箴九州之類銘如柳宗

元
益

之閣幾篇戒諭
 如揚
 卑官
 近體
 爲力
 戒諭
 州風
 篇谷
 之類
 銘宮
 如柳
 顏宗

序元如塗顏山
處今之閭閻
王融刑曲論
水如詩近
序體之戒
類論風俗
用四戒
百詞旨
理之俱

序

顏延年王融曲水詩序之類亦用四六詞理俱

優者爲上等次優者爲次等以詞格超異者取旨上等

新編
五言
古詩

貢次上等六等
資承爲務等以
願異者聊旨上
期

綱要甲辰日宋史本紀作己酉日王應麟玉海卷一

綱要

甲辰日宋史本紀作己酉日王應麟玉海卷一

百十六卷
其云紹聖
有元祐
藥宏文
章中書
省言有
唐隨事

四百一十

六云紹聖元年五月四日中書省言自唐隨事

宏詞科其五
說科其四
詞科其一
月不有一日
爲詞藻宏麗
甲辰日而文
己酉章秀異
乃初九賜別
或四立

宏詩

五月四日爲甲辰日而己酉乃初九日或四

日中書省又九日下詔也宋史本紀明九年丙午又

日中

書省言而九日下詔也宋史本紀明年丙午又

載立茲宏持綱又案續改正編年資治通鑑此條前後多

車誤

年觀四年五月甲寅改元

詞學兼茂而據洪適容齋二筆人觀所改增

詞科

爲詞學兼茂科據洪适容齋二筆大觀所改增

試制詁二篇陳經通郭知章校制科策無
異欲罷會中卿史郭知章校制科策無

異言欲制

能含二殿中御杖通郭鑄知綬韋校云制科策與因言先朝策無

策進士卽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合三

策進

士卽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合三

省上言今進上純用經術如詔詰宣章表等文皆朝

省上

言今進上秘用經術如許詒宣章表等文皆朝

廷言守日用不可闕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
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
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
不專立院也所試文章表露惟謹詔拔救不以爲題凡
誠論序記用古體或雖多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
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
覆試分上中二等推恩有
差詞藝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

案錢大昕

考是月庚午朔

癸酉

詔罷講禮記

候秋涼日

講詩

紀事本末

卷九十二

甲戌

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

迎合確意勘舒實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率

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其誣罔之尤

者以申確之冤

紀事本末

卷九十二

甲戌

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

迎合確意勘舒實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率

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其誣罔之尤

者以申確之冤

紀事本末

命保祐陛下惟仁舊居深宮英言宣仁聖烈皇后奉承顧

何嘗預知惠卿廢興與甲兵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誦謗等

事言臣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構其事以媚

光又慮蔡確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

讀書合重慶縣人

卷十

七

七

七

七

七

簾箔表裏相濟行其發言死確于新州竊惠釋於連州
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惠而羣臣乃導以淫刑濫罰
貶死宰相使此舊易地而立呂武之朝則何所不至乞
檢會禁中臣僚草制呂惠卿蔡確本家進狀省官雜議
如事出謬構則誣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祐之臣無君
亦已甚矣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
後世何明年十一

月丙辰贈確太師

甲戌御史中丞黃履

案畢沅通鑑閏四月戊戌以黃履

蔡確章惇邢恕交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

履惇即排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排論而出惇復

祐正臣無一得免矣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

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

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鼓倡邪言吳居厚繼陳注劉

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旣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

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

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寢復確官賁於泉壤切

謂遭橫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以充公議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內外姦人附會大臣詆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論中外雪先朝之誣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誚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以慰公議

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

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切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尙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

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事紀

本末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藝文志卷一百一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

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
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譴言官之所論列詞臣
之所告命指摘快別鄙薄嗤笑常垂簾之際制內臣之
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
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英此疏下有云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臣詳
簽貼奏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考編類章疏在
二年十二月蓋此時監察御史周秩言呂大防前爲

商英已有此請也

尚書左僕射居官日久恣爲奸惡與臺諫官陰相黨附

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則風諭擊逐凶焰日熾人莫敢當
於是專已自任不循法守大姦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
容未正典刑戾傷和氣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
永興軍呂大防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

隨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

稽不任諫職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五日周秩云可考今

紀事本末載周秩言不見李常論王汾事其文已因刪

去節佚秩又言劉摯初與邢恕合論謂司馬光當容蔡

確恕薦摯爲侍御史旣在言路與光及呂公著通謀排

去確等因以逐恕諫議大夫孫覺論稍異於摯光遂超

擢又爲執政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

據原注附此今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甯初屬

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

時司馬光以爲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爲之

援經引文開諭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

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

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

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謬強愎自置
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議相繼退黜元豐末光入持政柄
擢摯爲侍御史旣而首引凶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
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締構盡力
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立於上
矣案太平治統類載之邵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
賞次第廢革先帝二十年積功累行爲之一空以先朝
由是先帝擢用之人悉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率從原減
以先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貨籍不問本息一
切損放而河北積米九百萬斛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
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除忠臣
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除忠臣
義士熱視而吞聲無敢誰何光與巖叟光庭相繼死亡
獨劉摯未殞滅者此實天所以遣陛下今劉摯尚以觀
文殿學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斯論上鬱望暴摯之
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指紳之望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落觀文殿學士降

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紀事本末太中大夫知汝州

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紀事本末卷百五案畢

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

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劉摯等數

指宣仁也希典中書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

十人之制極其醜詆袁州附五月末紀事本左承議

矣又案畢氏以輟知袁州日月互異是必有誤左承議

末在六月初五日甲戌日月互異是必有誤左承議

郎新知英州蘇軾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事紀

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述統類云來之邵論

軾詆斥先朝陳經通鑑云軾至惠州然無所帶芥人無

賢愚皆得朝陳經通鑑云軾至惠州然無所帶芥人無

其歡心得陳衍落遙郡刺史降左藏庫副使添差監

郴州酒稅省長編卷四百九十五符元年三月戊午三月

五月案陳經通鑑續編陳衍貶監郴州酒稅在二年六月十

月考長編卷九十五備載陳衍貶監郴州酒稅在二年六月十

八衍送白州編管二年正月二十始末據云元年六月十

軍二年已配朱崖陳氏謂二年十月十六始末據云元年六月十

丙子知渭州孫覽召知開封府祐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

渭州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案

宋史孫覽傳云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壬午罷校勘黃本出左宣德郎蔡肇

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黃本原注云明年六月十三

日出案程俱罷校故事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紹聖

元年閏四月罷校也皇城使張士良添差監潁州酒稅

長編卷四十九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

恕言原注張士良自紹聖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

張士良監潁州酒稅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鹽酒

稅其後不見再貶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鹽酒

稅長編卷四十九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

梁治張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士良皇城副使

月知新添差監潁州鹽酒稅其後又云士良自元年六

已編白州誤也城使監潁州鹽酒稅其後不再貶邵伯溫云

對獄乃送白州

癸未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

妙蓋極象數嘗念文字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

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

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

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

去字說之禁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錄刪去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錄刪去

用王安石字說乞除其禁但元祐貢舉敕令進士不得引足以前神宗明詔自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

時爲何如則所謂治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詎可信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在五月十朝綱要

六月甲申除進士之禁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爲

中大夫同樞密院事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

案希爲中書舍人

在元祐四年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

侍即王欽臣可授寶文殿侍制知廬州詞頭按欽臣資

性險邪本緣附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防朋黨甚

眾清臣爲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

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

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

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監察御史

劉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

出于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

別與差遣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可祕閣校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

著父子世襲行邪厚貌深情莫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倡

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責豈可更冒職名出

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

大防劉摯蘇轍以謗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

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

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諡自可追奪

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

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時有若文彥博范純仁

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

各正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張商英

當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

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文閣待

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郎南

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勾西山崇福宮吳安詩

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

龍圖閣待制知虢州韓川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

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

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

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亥詔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龍宮趙彥若龍圖閣學

士知陝州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

理新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

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

修實錄呂大防奏神宗皇帝實錄今已成書望欲依例

除定本外將見在草正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官以備照

證外除依前降指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

依詔令呂大防指祖禹將所得草正封角差得力人管

押還鋪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如傳到寫別本亦同封角

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陳如傳到寫別本亦同封角

周秩言恐實錄誣罔諸書傳後政也宋史本紀五月貶責

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事紀

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統類云三省以周秩所上三

章進至其一日臣自待罪言職間姦人邪說久矣其害

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

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黨已為

呂大防蘇軾蘇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禁中者絕日稍

唯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在禁中者絕日稍

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見爲七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梢草四十萬束乘此秋成計置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更乞差官措置並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七月

案錢大昕朔閏是月庚子朔

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王

宗望卽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河及導洛兩見

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

讀說書官每月職錢十貫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

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言講職未有補按而坐縻

厚祿實僥冒欲望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

紀事本末

本末卷九十三

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去洛河不遠須防

漲濫灌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

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趨南岸今時雨已止河必

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隄及去北

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癸卯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隄

岸欲乞築攔水簽隄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

度長潛置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

臣廣武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

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紀事

丁未知桂州直龍圖閣左散大夫謝麟卒

長編卷四百八十八元祐八

年正月庚子謝麟知桂州原注云麟卒于桂在紹聖元年七月初八日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

護大河隄埽兵吏役兵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

紀事本末卷百

二十 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斷刑之官選

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二等者其取
常難最爲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爲斷刑官自是
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閱裁
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斷刑
官恩典常難重故責考任降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
縣令優課爲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
自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刪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
等條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爲斷刑官庶乎官得其人
而職事舉矣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並依熙
甯元豐條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
詔令刑部大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

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案

紀事此條下又云詔貶司馬光等據紀事卷百一逐元祐黨人已詳載故刪去詳見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

詔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澧口開放水有靈蛇見土人以爲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祭尋京師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別無黃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無虞

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

措置救護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已刷塌地步闊遠塌透大隄須修捲埽岸役兵數少特乞在京壯役廣固共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內除府界泗洲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吏部差有心

力使臣取押內廣固壯役差去員裝卸東京淮南各二
員例支破遞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
一日內起發及合本處支借附帶合用鐵杵等赴役御
批除廣固指揮外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

分

紀事本末
卷百十二

乙卯指揮撥兩浙上件糴米本錢並賜發運司乘時計
置糴買除準備諸路年額未到閒先次起發外應一切
支費並仰補足額數起發仍常管所賜錢本數目毋致
放散長編卷五百十九
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糴折
解錢原文云云詔依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
行據原文

拾補於此

丙辰上曰甚憂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視
之京城東低田已傷雨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

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聞低田已傷曹濮陳

蔡開應須爲害猶賴零雨細微耳

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諫官張

商英言呂希純于元祐中當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

大防蘇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人關人使令因召舊臣十

數輩此何繫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

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猶繳奏爭之何乃爾

也安壽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爲人所使上曰必蘇

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烈皇后

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

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

知亳州如故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

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

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夫差遣如

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

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卽黨

也上勉從惇請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

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密光以不用其言請歸

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

榮之其恩可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庭起光執政當時士

論翕然稱之以爲光真能弼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

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

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歟譽於

身此而可容孰爲咎者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

賈似道言先帝之過

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曰遺詔明白必以嗣君爲主則光豈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曰光之諡曰文正夫諡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之諡所以勸後也今其所爲乖戾如此當正其諡號之美惡庶以懲後世又曰呂公著親爲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恩又非司馬光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輔導之爲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旣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君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

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
舍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
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
公著但爲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
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處皆爲國朝故事以兆後世
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爲
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爲皆大姦惡今朝廷但薄責
而已臣愚以爲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
爲罪名若論其營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
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
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
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

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

案劉延世孫公談圖卷上云司馬溫公陞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

忽作於碑下而死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

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祕書監分司南京

郢州居住知廣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

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案宋史劉摯傳再貶光祿卿

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意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憂形於色

無一語及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

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鄂州居住

劉安世管勾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

及公著皆當發塚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去

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塚斲棺恐非盛德事

上曰朕亦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折去碑文

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曾紆南游記舊

修與三省同對惇但用其議耳邵氏誤也曾紆亦不記

應將止云會布納說又卷百七案畢沅通鑑云黃履周

許上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亮采交章言光等昨道

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

章惇請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諡並毀所立碑仁

密疏請罷毀碑不報蘇頌方執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奏帝有宣諭必告

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

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周秩又

盡出公論朕皆記之由是頌免而與頌外祠周秩又

言秦觀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

罰重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議郎依舊處州監

當月丁巳孫覺引疾求罷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周秩言

司馬光因郡愬以奉蔡確嘗致書求用一日得志確恐

皆議持平被逐孫覺李常亦以持平之論忤光不蒙援

引然秩以六月十九日戊子已以言事失當被責不知

此時何以更有言章長編所載亦究不得其日今姑依

紀事附此

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句儲祥宮

大防之子數往謁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住御藥院與衍關通尋援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姦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尙與郡衍尙玷祿仕甚非所以駁姦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官省內外人人畏肅不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

紀事本末卷百一

語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繫日書之今刪去瑣碎文致以爲詞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辨而可知其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原

注陳衍編管在六月十八日與此異日月今考丁巳

乃七月十八日長編原注

六月或爲七月之誤文

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處魚池原武陽
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護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
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爲一則清汴不通矣
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
苟得不壞過此亦須藉置爲久計安持強幹可倚其促
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
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

見紀事本末卷百十
二案回河導洛雨

見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
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
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十

三

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待
任耆艾所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
懷平時之缺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姦邪引呂大
防劉摯等或並立要途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
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
於時賞罰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
靈恣行訕譏朝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
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
則淫蠲苟免之逋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
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
則歸過贖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撤繕完
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黨與縱橫

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陰
之不言殊非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
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闢國之聞江左雖微
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怡視古
有愧況復疏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
論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
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于體
貌自干明憲爾今復追于誅夷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
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
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
惟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換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
依別敕處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

堂進奏院遍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

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畢沅通鑑云初李清臣冀爲

免役法及相章惇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取司馬光等

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

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右正言張商

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

諫之職議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

遇恩禮至厚宜加闊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紀事本

言一案編年備要爲周秩等

庚申章惇等對曰前日再謫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

安世并司馬光呂公著諡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旣榜朝

廷眾論以爲寬餘人連逮尙眾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

問莫不欣悅仰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

上曰據其罪狀甚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輕典聊示

懲責爾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甯之初將欲有爲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才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興利補弊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予今日正當參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國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與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甯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選通達世務之賢同其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行愛民府庫充實而云天下用度浸以

唐書地理志

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卽自決口與

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

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

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

相度如果利便卽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以聞紀事本末卷百

十二案此條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

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敘章

惇曰惠卿所主極無名上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通鑑此

丙寅長編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廢棄

原文

丁卯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詔宋用臣敘

通郡刺史外州任便居住原注云紹聖元年七月

丁卯合參考

案原文已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免役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
便不願者勿強也案備年備要此以下有云上又曰如
寬利錢亦何須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詔開
封不得貨抑勒及取寬贖錢母過一分宋史本紀不載
宋史食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
入年見別鄉差役人云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
許備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願直須有役錢日補
足其數所輪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者戶長壯召願
不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
寬贖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應減下者先自上五
等人始
戶始
又置府界孳生監案十朝綱要丙寅日王應麟玉海
卷一百四十九云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命郭茂恂
度陝西河東置七監畿內十監復七監甫二年而廢
牧地尚三千餘頃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復置孳
監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哲宗

紹聖元年八月

集錢大昕開元庚午朔

辛未詔丁憂人左朝請

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知延安府以

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吳堡

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爲權工部侍郎安持等言

廣武埽危急刷埽隄身二千餘步與清汴絕近接洛河

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

東

原誤高據宋史河渠志二改

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

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

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

築大隄功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

紀事

本末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開洛口新河編年備要云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汴河南

口新河詔在十三日壬午

丁丑祕書少監充祕閣校理張舜民爲直祕閣權發遣

陝西轉運使

紀事本末卷百一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要緣楊武埽逼近京城請敕官

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

河等工役及令內外丞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開洛口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邢恕詆訐

原注恕自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

九月考是月己亥朔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尙書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

庚戌詔罷制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鄉錄九月

制科年備要云考官上張成吳儔陳晰各六論上謂

章惇曰制科所賜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罷此科何時

復置惇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科上曰

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陳經通鑑云罷

賢良方正科畢沅通鑑云丙午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庚戌三省同進呈張成吳儔陳晰三人中第五等推

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

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

所有振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紀

本末卷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

吏部開拆等入優等中書省取旨其法雖具然自知州

賣合

賣合

賣合

考課而蒙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
詳考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
更加銓量人才與治效參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省卽
監司藩郡有闕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
下郡守翕然嚮風而羣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
州每歲具其的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卽闕
若不實只依貢舉非其人法

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甲寅追責措置荆湖北路朝奉郎唐義問

長編卷四百

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紹聖元年八月辛卯唐義問罷
當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義問罷
成護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責案十朝綱要
編年備要云紹聖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集賢殿撰
唐義問等並黜散官邵經邦宏簡錄云九月甲寅
知廣州唐義問棄渠陽若罪責授舒州團練使

戊午李琮權戶部侍郎

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李琮權
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港河閉
燕家河門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
曾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不慎若非灼然
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爲不足開安燾亦以爲然
惇曰曾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身自東而下流壅
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
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旣如此不若且於下流
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興作其言未必可用安
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糜費提刑司封椿萬數
蓋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贊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德
清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因敝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
是初決者小吳口惇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功

卻無事。肅曰：容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釣臺下，流深闊處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卽流入胡中。河在虜境，則自可爲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彥博輩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胡中者，如何？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韓忠彥曰：但責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章惇安燾提舉修海行敕令格式長編卷一百一十二

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

蔡京劉廣進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原注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燾提舉

乙丑曾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外議，未以爲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益。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領之？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丙寅敕中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敕勘會元豐中置水磨
茶出賣與在京鋪戶故京師求食茶無夾雜之弊而茶
商無留滯之患官歲收計息二十餘萬元祐中悉皆罷
廢臣等欲乞參酌舊制重行興復三省同奉聖旨水磨
茶應興復合行事件令吏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尙書九
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戶部所申差孫迥提
舉檢會舊行水磨日前後條制參酌今來合及到分項
內一檢元豐七年六月一日敕中書省尙書省送到戶
部狀準都省批下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勘會本司近
準朝旨在京賣茶人戶不許擅磨末茶並令赴本司水
磨請買斤茶歸鋪貨賣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據府
界諸縣茶鋪等人戶赴本司陳狀爲見在京茶鋪之家

請買水磨末茶貨賣別無頭畜之費坐獲厚利其府界
茶鋪係與在京鋪戶事體一般乞依在京師茶鋪人戶
例赴水磨請輸歸逐縣貨賣及依在京師法禁止私磨
茶貨本司今勘會自興置水磨後其內外茶鋪人戶各
家免雇召人工養飼頭口諸般浮費及不入末豆荷葉
雜物之類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間皆得真茶食用若比
自來所買鋪戶私磨絞和偽茶其價亦賤兼販茶客人
亦免民間賒欠錢物赴本司入中茶貨便請見錢再行
興賒甚有利潤沿路往來所收商稅不少今來已準朝
旨並依本司奏請立法自推行以來其鋪戶例各比元
供請買茶數外甚添斤重請輸蓋爲獲利極多故府界
諸縣茶鋪等人戶有伏乞依在京例請買水磨茶貨禁

絕私磨本司看詳若依逐縣人戶所陳卽委是止

縣添和茶法及晚經久卻生弊倖并請在官茶法誠爲

利便如賜施行卽乞依下項約束令取進止後批五月

八日送戶部勘當并小貼子稱勘會客人販到茶貨指

往府界諸縣販賣今來旣已立限陳首級引入京赴水

磨場中賣其到京合納稅錢亦乞依白來條例句收送

納入戶部勘會下項事仍連元狀六月一日奉聖旨並

依請一依敕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牒件如前請

詳前項尙書戶部牒內聖旨指揮施行仍關牒應干界

及在京者委產茶山場州軍出引並皆赴京官場中賣

卽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貨易如違告首罪賞並依私

臘茶法一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貨賣如違卽依

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當欲依本司奏

乞事理施行長編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己巳

鋪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原注載紹聖此

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改知河陽長編

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辛未論邢恕詎許天啟提

點陝西銀銅坑冶事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

提點坑冶在紹聖元年九月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辛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

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

官員外自餘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工

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狀自闔村以下至栲栳隄七節

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

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

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梧庶免噎凌之患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左司諫翟思爲侍御史右正言張商英爲

左司諫監察御史劉拯爲右正言又紀事本末卷百一

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

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

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紀事本末卷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呂惠卿自江甯改除樞臣

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

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

問吳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目甚一日若以舊

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

計從亦未嘗爾也編年備要此下有云布又曰除臣與

忠彥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時布

已有傾惇意矣陳惺通鑑續編云監察御史常安民言

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

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

不得過四十日從之乃於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條內限三日內差定檢官作當日案原文已佚

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爲監察御

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案編年備要此

鄉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

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實對且言鄧伯溫蘇軾蘇

轍皆嘗薦臣爲臺官以拘於資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

置臺諫乃好意爲臺官以拘於資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

言之天子惟擇執政與臺諫而已自可無爲而治故臺

諫官人君當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己上曰今日

然後除授故雖名爲天子耳目實執政私人之患莫大

如何安民對曰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今日之患莫大

事之時惟祿仕所誘奔走俯伏供爲臣職一且投之患

難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擢者皆無恥之

元祐中進言者以熙甯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

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甯元豐爲是皆爲

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

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卽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
仁鎮靜稍更作爲之見今進言者一切以爲非願陛下
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
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紀事本末卷一百案
編年備要云安民尋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
交惡於下紛擊詆誣虧損風俗陛下姑務並容不明邪
正曲直則綱紀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
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
爲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白德裕之黨
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珣同時並用紛
爭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
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
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
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稟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
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至

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額官等功力等第

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

都水使者朔部目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遂紹聖元年爲

朝並塞張包樊郡等河自關村以下至栲栳隄七節河

門並皆閉塞創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之水

奉還故道又設爲經畫白關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

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雖盛夏漲潦更

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嘉其勢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

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月擢工部

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遷工部升卿除落衝

替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卷紀事本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振河北饑案宋史本紀九月癸

卯遣御史劉拯振書之遣劉拯之命在九月歟河渠志

二云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

入京師往泊御廊及信舍詔

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饑

十一月己亥朔戊午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一

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者欲委官續厥例及舊例
策一處看詳原注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
文已佚據錢大
昕朔閏考書朔

己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
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
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
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二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
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紀事本
末卷百

庚戌

（長編卷三百二十五元豐五年四月戊寅詔六曹
尚書依翰林學士例侍郎依直學並賜佩金魚原

（注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觀二年
五月十七日合參

壬子

（案紀事本末不繫日
據宋史本紀補入

詔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蔡確

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穎昌府候葬日並官爲應副

紀事本末
卷百七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特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歸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獨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創築新隄七十餘里已盡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旣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如全歸故道下惟舊隄多有損缺怯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闕村而下所葺

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城上流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祐疾速前去計會北流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盛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卽據昨來所開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何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攷察事實重作施行

紀事本末
卷百十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館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隄埽以杜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卻乞以來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

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
今來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
平則從初自合開口回河用功九年費則動眾吳安持
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年漲水
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
至明年漲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
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
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
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
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
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
落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

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近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須索今京東河北皆饑歉流亡河役不可責辦民力安熹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流無已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患也眾皆曰舊亦有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須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大役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開嘗以回河爲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不曉事未至於

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開之論此言果
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旣被督責計窮
詞屈真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隄四十里泄水以爲先
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吳安持以謂河須東流
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
且爲此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爲欺
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爲非當時何不言
布曰安持爲工部侍郎乃其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
不可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奸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
安持等來稟河事因反復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
萬未應副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釃二
渠爲便布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漸

開布曰然則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爲昨降之字以東
流爲非故如此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爲非亦不敢以
北流爲是但不敢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是罪人主
北流者亦罪人國事但欲取之當爾東北何擇焉翌日
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計窮詞屈姦言盡露安燾曰安持
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韓忠彥所聞乃是欺
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劄子以東流爲非布曰臣嘗以
爲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預河事於此
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處國事當爾燾曰
誰不平直上曰執偏見誠不可反復久之布又言劄子
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縷七十里隄未委可與不
可捍禦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決之患緣公私

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爲經畫此語恐亦非道至於眾論所疑無不案此下原惇曰昨日已諭水官人夫物料極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借貸上曰當如此事

本末卷

百十二

甲子左思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喧略無儀始以母老爲辭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芻梢乃可往厲聲云水官豈可不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口爲自全之計卽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門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王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凌夷如此何以聳天下之具瞻爲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

鼠兩端必圖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責自充都水使者至
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錢糧梢草興得是何功利從初
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若至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會
閉塞下流隄埽不會修築若主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
入縣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因何八年用功今年
淺澱卻于寶家港口等處行水明正案牘具列情狀檢
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自今年聞塞
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祐候過漲水取旨當罷況此
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
敢以親黨之故致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
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采擇

癸亥今附本日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
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
雍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奸言故安持對水官懼
後命不敢不爲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
石堦韓忠彥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
人變亂是非以誤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

紀事本末卷百

十二月己巳朔

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

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

鹽課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以後至
今官場賣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改課利比於元祐閒
取其最多一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
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一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
本路改更舊法行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

源遂致私前盜販從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照甯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頽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弛滋長奸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甯元豐閒行私鹽條禁并制官提舉除舊條護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

庚午長編卷三百八十陝西轉運司收糴斛斗充緣邊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甲申戶部

轉運使詳具條約以問

東永利兩鹽課詔河南

五不載中書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載三司使章惇言河

官自賣從之又案熙甯八年六月在長編卷二百六十

數比元豐最少之年未及三分之二諸罷去客人算請

賣法編年備考云轉運司言本路鹽課以一年最多之

歷條禁并制官提舉除舊條護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

歷外餘依所奏

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十二案續宋

言陝西沿蓄錢請注籍以備勾

考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辛卯戶部利書所奏乞從本所約中裁定均爲逐處吏禁

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二

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無甲詔范祖禹責授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

副使澧州安置黃庭堅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紀事

卷百一案岳珂程史卷十一云紹聖元年四月甲申

直以史事議黔南道與此年有異或彼以刊黔日此

以奉詔日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修神宗實錄坐詆

誣罪竄太平治統類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黃慶基

乞奏貶修神宗實錄官甲午十二月三省同進呈台諫官前後

章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姦言詆斥熙寧以

來政事中丞黃履御史翟永左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

宗實錄官詆毀先帝偏年備要云祖禹永州趙彥若論

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生修神宗實錄詆毀也言者論

所撰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而微言譏刺者凡

數十事詔祖禹等供答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

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誕設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十一

右

恭遂有是命李勣武名臣言行續錄卷一云章惇並與
羣姦論實錄詆誣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牘千餘條
示之謂爲無驗詎既而院史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
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
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
耳凡有問者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京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運漕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
數十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渠志四作
責提舉汴河隄岸楊琰狀稱案宋史河渠乃稱自元豐二年
導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間不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
行凍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
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未是冬始開汴口原注此據紹聖
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
增人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據宋史河渠
志西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
收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嚴鉞錢出界禁案十朝綱要辛
未日編年備要云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拾箱人例

物見錢七千餘貫並是國朝新鑄竇遂認增重其禁
據宋史食物志下二鄭价使契丹契丹還言其給與
廂者錢皆中國所鑄乃
增嚴三路關出之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